

《台灣以左，亞洲之右—實驗電影的亞洲實踐與研究》
West of Taiwan, East of Asia – A Study of Asian Experimental Film
吳俊輝編著 Edited by Tony Chun-Hui Wu

恆河出版社 Le Ganges Edition
2015 年 12 月出版

以遊戲玩樂的生活實驗翻轉符碼—專訪香港錄像藝術家文晶瑩

吳俊輝訪問

此篇訪談由文晶瑩以書寫的方式進行，再整理而成。

吳：你是什麼時候？在何種情況接觸與觀賞到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？

文：在舊金山藝術學院（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）讀碩士的時候開始接觸，那裡的藝術氣氛相當開放、瘋癲和有趣，之後返回香港後也一直有創作。

吳：你開始接觸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時候，以你的觀察當時香港的時代氣氛、藝術環境、當代藝術、電影環境的情況為何？

文：2000 年的時候，實驗電影/錄像藝術主要在學院內教授和傳播，亦有新媒體藝術團體和香港藝術中心在推廣，官方的香港藝術館亦有把實驗影像納入比賽的項目。就如其他藝術一樣，在香港處於邊緣的位置，沒有市場，固定地有些觀眾但不多，大家也樂得不受干擾地自由自在地創作。有些學生就以錄像藝術為跳板，預備自己進入電影工業。

吳：你被哪位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大師或藝術家所啟發？他們如何啟發你？

文：我喜歡 Michael Snow 的 hard core，Chantal Akerman 的距離感和女性藝術的處理，Maya Deren 的夢和詩般的內容和剪接，Stan Brakhage 的實驗精神。

吳：請你介紹自己的創作背景與歷程，個人創作脈絡與創作的幾個階段性與歷程的轉變，以及創作核心的探索與發展？請你以個人作品為例說明？

文：我用雕塑裝置方法來作錄像。我本身是做雕塑和裝置的，製作錄像時都遁有關方法去做，就是用加減乘除法將物料(影像)轉化。例如，我第一個錄像《慧

慧》(2000-2001)，質疑女性是否等於陰道，製作了一個陰道人作主角(減法)。錄像開始時是在網上聊天室和只暴露陽具的男生作一比對，然後組合各種情景(加乘法)，例如一個人平常會做甚麼、一個女人平常會做甚麼、陰道又會在那些情況出現，然後將這些東西全由陰道人來做，來塑造荒謬感，以達質疑的目的。雖然錄像有一些情節，但不是由起承轉合的故事演進方式來推進劇情，所以看來有些怪怪的，當然也就沒有結論或故事教訓之類的答案提供，但這就是我要的效果，怪怪的，但又有吸引人的地方，會問問題的。

我做錄像，一般都不畫 storyboard，用轉化影像的方法，先做同一影像的多種實驗，再挑較有趣的。《床內戲》(2000-2001)和《洗光》(2005)都是這樣子完成的，《床內戲》玩的是被鋪和腳，《洗光》轉化的是光、水和玻璃。畫 Storyboard 的方法比較理性，一些個人較隱藏的情感，很易被抹掉。我喜歡以製作錄像來探索自我，喜歡在製作的過程中有更多發現，所以很少畫 storyboard，只用後期的剪接來作簡單的雕鑿，保留一些原始的實驗和難以名狀的情感，例如《洗光》內手的移動和《床內戲》裡影像奇怪的組合。

有時做錄像是為了配合裝置，好像《洗光》最初是為了配合光州雙年展內的裝置，那時我要了一件建築的天花板位置，想在那裡弄一個洞的影像，製造超現實的效果。《回捲秋月》(2001)則是一件雙重孤獨的作品，一個人自言自語地回應電影《秋月》內的自言自語。在投射的影像上貼幼鏡子，讓幼絲般的影像反射到空洞的展場空間內，來加強孤獨的感覺。

動畫《重寫歷史》(2011)既述性侵犯迷思，亦是探索 medium specificity (媒介特性) 的作品，展現紙的可能性，也回應傳統女性剪紙藝術。

最近研究社會交往式創作，作品都和社會議題有關，也多用 SI 的 Détournement 方法創作，也就是改變一些人們熟悉的符碼去提出和主流觀點不一樣的看法，近期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《哪裡是我的天堂？》(2015)就轉化了大量樓盤廣告去顯示這類廣告營造的意識，好像賣房是必須要做的事情，買了便能解決許多問題，然而過份集中資源在單一樣東西，其實會忽略人生的許多可能性。鼓勵炒賣，亦會導致房屋商品化和其他社會問題。

用現成的錄像再創作是個相當普遍的創作手法，常見於具批判性的創作。2011 年香港的版權條例新修訂卻限制這方面的創作，甚至於有可能干犯刑事罪行，有限制言論和創作自由之嫌。於是我策劃了二次創作錄像藝術放映，向社會展現二次創作的多樣性和嚴肅性，絕不同於盜錄的贗品，缺乏創作性。經過許多創作者

們的共同努力，政府作出讓步，擴大了豁免範圍，包括戲仿和評論政治的二次創作，但其他目的的創作並未得到豁免，大家仍需繼續努力爭取。

吳：你在何時及何種情況下開始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創作？

文：讀書時。

吳：你的第一件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作品為何？

文：《慧慧》述說一個陰道人的生活，顛覆女性形象。

吳：當你做了第一件錄像藝術、錄像藝術裝置作品，開始使用了 video 這個媒材與形式，當時你對這個藝術形式的脈絡了解為何？

文：錄像是流動形象，便於說故事，又可顛覆線性的故事，為我的裝置加入活的元素，又可以和流行影像文化對話。

吳：你的創作是否可以分成在香港、到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、再回到香港三個階段？

文：只有舊金山藝術學院和回到香港二個階段，我覺得是延續吧，也沒甚麼大不同。

吳：你出國前在香港的錄像藝術的探索為何？

文：沒有創作。

吳：到舊金山藝術學院唸書創作時創作了《慧慧》(2000-2001)與《網上的化妝舞會》(1999-2000)，運用了行為、扮裝、網路聊天室去創作，當時為何發展出這些創作形式？

文：受美國愛玩的文化影響，萬聖節扮鬼扮馬是全民參與的節日，面具背後可以是一種解放。

吳：《床內戲》(2000)、《洗光》系列作品中都有帶著遊戲玩樂的方式，把藝術家親自動手的創作行為表現在作品中？

文：是一種 rule based（規則為本）的實驗創作形式，開始時只是用規則去引導

創作，沒有具體目標，隨做隨想，發掘新的想法。而在《洗光》裡面，用規則去雕塑自己，迫自己每天去想一件快樂的事情，那也是一種生活實驗，看自己可以能去多遠，可以怎樣轉化事情。

吳：是何種原因奠定了你對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持續創作，以及成為一位實驗影像、錄像藝術的藝術家？

文：這個好像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，剪接的感覺就像在做雕塑，蠻好玩的。有時表達生活感受，對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做些研究，給自己一些難題，解決一下，就像別人愛打電動、打麻將，我就玩這些。

吳：你自己是一位跨領域與多元形式創作的藝術家，你如何持續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創作？

文：有想做好一件事情的想法。

吳：對你來說，新科技與數位工具為你的個人創作帶來何種轉變與發展？

文：感覺是更親民，更易學習和操作。在與觀眾互動方面，成效更佳，可以製造更有趣和多樣化的觀感經驗，例如我的作品《重寫歷史》的互動裝置，觀眾拍打影像會變成花。又例如有臉書、Youtube、Vimeo 之類的發表藝術的渠道，可以很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去發表作品、組織活動、接觸觀眾，藝術活動的可能性和多樣性亦因此而增多。

吳：你認為香港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與西方藝術史的連結為何？

文：基本上做這類創作的藝術家大都是學院出生，有學習西方藝術史，他們也有從流行文化如電影、廣告、音樂錄像那裡吸收養份。

吳：相對於龐大西方藝術美學與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歷史脈絡的沉重包袱，你認為香港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較具優勢的部分為何？

文：就是沒甚麼包袱，有個性。

吳：你認為要如何找到香港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位置與定位？請說明這個定位為何？

文：可以定位於香港獨特的文化歷史作連結，據我觀察，香港有較豐富的有關城

市文化的錄像，近年可能被中國政府迫得緊，於是更意識到要保衛自身的文化，有不少尋找自身文化的創作。香港年輕一代對科技並不抗拒，技巧不錯。

吳：你認為香港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如何與西方對話？

文：也不用太刻意要對話吧，有共同關心的議題，對話就自然產生。

吳：新科技與數位工具的發展與技術的運用是否為香港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？

文：是的，更平民，年輕一代可以以 Youtube 平台發表自己的作品，也不一定需要依賴機構去傳播。媒體藝術可以與觀眾有互動，甚至在公共空間與公眾互動。而當代科技帶來的生活和文化上的改變，亦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。

吳：你個人是如何從一位藝術家轉變成策展人？你何時開始進行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策展工作？

文：最初和朋友一起搞 Para/Site 藝術空間，所以有組織展覽的機會。我亦深深意識到藝術家要掌握發表藝術的主權，有時需要兼任藝術策展的工作。當要回應政府政策時，亦需要組織一些行動，策展工作無何避免。

吳：請介紹你的策展歷程與策展的內容。

文：我會做香港錄像的研究，然後總結出一些共同點，同時選映一些優秀的作品，亦會特別包括一些表現特出的年輕人的作品，鼓勵他們繼續創作。過往有策展過有關香港文化、女性專輯、二次創作專輯的節目。過程中較無奈的往往是節目長度的限制，許多時只有一小時，較難選映一些長篇的作品。

吳：你在香港策畫與推廣香港實驗電影影展、錄像藝術展覽所帶來的影響為何？遇到的困境為何？

文：可以讓創作人有發表和交流的機會，錄像藝術始終較邊緣，主要是尋找資源和觀眾拓展方面的困難。

吳：請你描述在香港，大眾的對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傳播、放映、發行與保存等的反應與支持的狀況。

文：主要是有幾個機構在推廣，分別是錄影太奇、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、IFVA、

香港國際電影節、香港藝術館和影意志。

吳：你何時開始進行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的亞洲交流？如何進行亞洲的交流？

文：2009 年韓國首爾實驗電影錄像節開始，之後每個國家輪流做主辦單位，香港是 2014 年。

吳：請描述你已完成在亞洲各國進行的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交流的工作有哪些？

文：主要是參與和舉辦錄像藝術節。

吳：你的個人收獲為何？

文：在策展技巧和創作方面都有收獲。

吳：你認為亞洲交流對香港的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發展有何影響？

文：培養創作方面的人才，亦讓觀眾有機會可以認識到各地不同的文化和藝術特色。

吳：你是一位教育家，你如何在香港的大學設計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課程？學生在課程上的回應與創作的作品如何？

文：從介紹歷史和展現錄像不同的特性和可能性開始，和學生討論實驗電影、錄像藝術和主流電影的異同，之後讓他們自由發揮，他們也有興趣做些不一樣的東西。

文晶瑩

詳見作者介紹